

□ 杨秀廷

树梢上的乡愁

树是大千世界里的谦谦君子,尤其是那些活成了历史,活成了传说的古树,郁郁葱葱的枝叶间,自然生息着情感与力量。去清水江畔的瑶光苗寨参加“枫树耙节”祭树活动,仰望树梢上的乡愁,对于我这个在大山里成长的苗族子弟,自然有一种辽阔深沉的思绪在心里激荡。

山川、河流、草木、岁月、星光、风雨,族群、家园、习俗,赋予了瑶光苗寨一种特有的内在厚度和韵律,以北斗星来命名的这个古村落,刚雄挺拔,自带光环。

清水江在黔东南的青山翠岭间一路踏歌而来,进入湘黔边界的锦屏山境内,便深情挽起乌江,在青山界大山的余脉落入江水中,天然构筑起瑶光这座“两水拥一龙”的奇秀家园。山的伟岸,水的灵动,为瑶光人拓展了生存发展空间,也带来了财富和福祉。瑶光雄踞青山,俯瞰清江,“耸翠层峦,势拔群峰”,古树龙盘,蔚然列空,拔节出独特的腔调和气韵。强烈的地形切割,形成了山高谷深的地貌特征,自古为清水江流域易守难攻的关隘,乃兵家必争之地。清代清水江流域势力最大的民间团练“三营”的上营驻地就在瑶光。瑶光历



史上曾有“千家寨”之称,据史志记载,瑶光在明洪武时期称“茂广屯”,后称“苗光”,清雍正后设塘,民国初年设团防分局,民国十五年(1926年)设乡,是清水江中下游典型的苗族古村落。1934年1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先头部队兵分三路向瑶光寨脚的河口挺进,河口战斗这一场来自历史深处的鏖战,铿锵了瑶光苗寨的红色传奇。

岁月的流水自有它的灵敏和坚硬,在它永不消歇的进程中,一些事物被淹没湮灭的同时,另一类东西又在它的不断冲刷中愈显清晰。

一通刊立于瑶光寨脚的清代咸丰元年(1851年)“拟定江规款示”碑记载,瑶光一带“地密人稠,山多田少,土产者唯有木植,需用者专靠江河,富户贩木以资生,贫

者放排而为业”。寨子里出过不少名人,“姚百万,李三千,姜家占了大半边”,清水江木材时代造就了这些叱咤风云的木商巨贾,还有道光年间任四川马边厅同知的姜吉兆和任直隶州知州的姜吉瑞举人兄弟,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到京城会试期间参加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姜兴渭等等。寨中的举人第、土司第、练武场等即为木材时代的遗存。寨内的四条主要道路均为青石板路,清乾隆至道光时期民众捐资建成,一万四千余级青石板阶梯,在绿树中盘曲。

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长长的故事,瑶光苗寨的风云变幻,就掩藏于六百年的册页间。

森林是山地民族、迁徙民族的藏身地,树之福荫,即为安身的福祉。在苗族神话传说中,苗族最远的始祖“妹榜妹留”由枫树的树心化育而来。瑶光苗寨人崇拜枫树,以树为魂,缘树而居,村寨内外有古枫二百余株。寨中存有七株七公人合抱的巨枫,村人尊为“七公树”,传说是最先入住瑶光的七个祖先所栽。瑶光的每一株古树后面,都承载着族群的传说和期许。

苗族有一首古歌,训导族群要亲热和相好,其中一句唱道:“亲热就热到山顶上,相好就好到树顶端。”村里有一个传统节日“枫树耙节”,是瑶光人仰望树梢的集体叙事,有来路的纪念,也是去路的指引。

山寨四周古木森森,蔚然深秀。古枫树下长长的石板街,无声地延伸进吊脚木楼中。

瑶光上寨寨头“后百景”有一株巨枫,枝繁叶茂,树下刊立于光

绪五年(1879年)的“合村保障”碑载:“其木跨石而生,龙盘直上。固一望而知地脉之钟灵。”村人奉为神树,四时祀之不断。每年农历十一月交大雪后的第一个辰日是瑶光的“枫树耙节”,人们要带上糍粑等供品去祭枫树,男女老少身着节日服装,唱歌跳舞,祝祷四境平安,五谷丰登。

“阳雀记得千年树,后人记得祖先路。”凝结在古枫上的乡愁,是这个族群苍茫却温暖的时光记忆。

据口碑传,在六百多年前瑶光先民入境时,为测此地是否适宜居住,姜姓头人在后龙山倒插一棵枫树,并祈祷“倒插的无根枫树能成活便定居下来,不再迁徙”。神奇的枫树开枝散叶成活了,于是迁人的苗家人越来越多。从此瑶光的祖祖辈辈都觉得古树是神灵的化身,每年过“枫树耙节”祭树。

瑶光人深信,一草一木皆有灵性,一草一木都是人们生存发展的依靠,亲树、护树、敬树,与自然相依相存,生息与共,才会给人类带来心灵的安宁。走向森林,守望树木,青葱了这个族群对树木的基因记忆。

2019年12月8日,为农历己亥年大雪后的第一个辰日,瑶光“枫树耙节”,在欢乐的芦笙曲中拉开帷幔,人们身着节日盛装,扶老携幼,带上祭祀用品,举行祭树活动。

“枫树耙节”这天,人们早起打糍粑、杀猪。各家各户祭祖后,祭树仪式隆重登场。

祭祀的队伍从寨中“来龙井”出发,沿着石板街穿过枫树林往寨头走。长长的队伍里,有的敲锣打鼓吹唢呐,有的抬着祭品,最亮眼

的是身着盛装、吹响芦笙的青年男女,这个走向祭坛的仪式,其实也是一场民俗、服饰展示活动。

游龙般的队伍来到古枫下,祭师张罗着,摆祭品,燃香烛,热烈的锣鼓、欢快的芦笙和唢呐都安静下来,人们静静地仰望树梢,感念先辈的辛劳与功德。

古枫风骨奇崛,古意森然,树身上奔走的纹路,凝结着风雨沧桑,挺拔伟岸的身躯,顶天立地,站立成岁月的苍茫与厚重。清代光绪《黎平府志》载:“府属瑶光后五里,一枫树大数围,枝干盘曲,天矫如龙,经冬叶黄,如金不凋,春风初拂,一日内即落尽,次日发嫩叶纯青色。”神奇的故事,美妙的传说,把一个族群对自然伦理和族群价值观的传衍,转换成以壮筋骨的绿色遗产、文化遗产和精神遗产。文化寻根、培植的族群仰望,把一棵树与一个族群的前世今生,牢牢地牵系在一起。

当地民谣唱道:“大云遮天,古树护寨。大云遮天天不旱,古树护寨寨平安。”一棵古树,是站立着和生长着的村寨记忆,古树上灵性的眼睛,深情注视着脚下的土地和芸芸众生,既抚慰了一个族群的颠沛流离,也见证了历史。在这样的日子里,身临其境,化尘俗而归于自然,体悟自然的荣枯和时光的消长,心获安详。那一刻,犹如重返时间的河流,关于土地、家园、亲人、族群的念想,潮汐般涌上我心头。

岁月匆匆,万物熙熙。在一棵古树下,被浮名虚利困扰了灵魂,无须去回答生命的意义追问,答案已悄然沉落心底。

□ 罗勇

你就是我的四季啊

我一直在问自己
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能让我如此的义无反顾

像冬日里的暖阳
给人以温暖
如沐春风

像秋天里的云朵
洁白无瑕
不食人间烟火

像夏夜里的凉风
丝丝袭来
让人欲罢不能

更像早春的花朵
虽历尽沧桑
仍笑靥如初

而你
正是我穷极一生去追寻的四季啊

□ 胡振国

小暑时节

蛙鸣退潮,麦浪
卷走布谷啼血的演奏
轮番上阵的蝉,一阙相思曲
紧接着上演,剧情落俗
但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阳光强烈,荷锄的农人
眼睛眯成一条缝,流水喧响里
能辨耕水稻拔节的声音
这是泥土唱出最好听的音乐
一群白鹭,纷纷飘落田野

萤火一明一灭
宛若乡村古老的灯笼
照我梦游故乡,星月下
一把驱蚊消暑的蒲扇,皱纹深深
早已爬上了母亲的脸颊

□ 刘开义

独木龙舟赋

滚滚江水,奔流向东;流经苗疆,古镇在旁;水之清纯,闻名遐迩,故名清水江。商贸云集,过尽千帆;百年商埠,历经沧桑;千年文化瑰宝,美曰独木龙舟!

清水之江,灵动优美;物华天宝,人文荟萃。水草肥美,鱼得同胞代代安。欣见小桥流水,又见铁桥雄壮;偏寨石家屋舍,伟人领袖生日;行万里长征路,赢得人民拥护!

独木龙舟,远古传说。渔夫屠龙,五谷丰登;发端千年之前,兴盛延续至今。一年一度,龙舟下水;百龙竞魁,全民喝彩!筹办齐心协力,竞赛风起云涌。亘古不变,口碑载道:寨寨都有龙舟,年年均赛龙舟;户户爱看龙舟,人人乐闻龙舟!

励精图治,振兴两江;凝心聚力,同向发力,一朵朵幸福之花满天怒放。清水江上劈波斩浪,芝麻花开节节向上。昨日已是“银饰中国”,今天更是“绣甲天下”;经济向上向好,文化向上向善。龙腾千里,飞跃苗疆;中国非遗,中华文化!独木龙舟之乡,民族文化璀璨!

千帆竞发,奋楫争先。必须众志成城,更需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坚不可摧,同舟共济,共同富裕……浪花茫茫,旌旗飘扬;一声枪鸣,龙舟齐发;船桨并划,离弦之箭!撞响奋斗之鼓,敲响奋进之锣;河畔,全民齐声呐喊;舟上,英雄奋力划桨。百舸争流,勇者必胜;奋力拼搏,坚定信心!



□ 骆晓云

窗外的鸟邻居

不知何时,我们家搬来了新邻居:一对鸟夫妻和它们三个待孵的鸟蛋。它们把家就安在我们卫生间外的窗台上。

鸟两口子不愧是建筑业的能工巧匠,他们用泥土和草秆糊起的窝圆形的,很结实,像个小小砂锅,里面铺着几层细细的干草,网状交替相迭,看上去很松软、很舒适。三个鸟蛋如橄榄大小,墨绿色的,被鸟爸妈摆放在草垫的中间。

能同住在一屋檐下就是缘分。我们对鸟们举家迁来很欢迎,也感到很兴奋,争抢着去表白诚意,愿与鸟家友好相处,共建和谐社区。一有空,我们家的三个土著居民就轮流潜入卫生间,站到马桶圈上,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偷偷探望它们,默默表达我们的关注,也看看鸟家有什么新动向。

鸟妈对我们的亲近并不领情。它非常警觉,总是微微侧过头,用极溜圆的小眼睛监视我们,表情十分凝重,像是随时准备着,对我们这些好事之徒要采取军事行动。老公嘴贫,逗鸟妈说借两个蛋行不,赶明儿还它老大一个鸡蛋,还好鸟妈听不懂人语,否则非跟我们急,想动它的宝贝,它不啄我们才怪。

有一次,我们想仔细看看鸟们,就拉开窗百叶,结果惊动了鸟妈,它扑腾一下飞出去,在窝的上面

一圈圈地盘旋,嗷嗷地嘶叫着,从声音上判断很生气,像是说我们侵犯了它家的安全。我们对自己的粗鲁行为感到羞愧,赶快放下百叶窗,用实际行动向鸟夫妻表示道歉。之后的日子,我们进卫生间时更加小心翼翼,再窥望鸟家时没有打扰过它们。星流月转,我们巧妙地目睹了鸟家添丁的过程,也让鸟妈静静地做好月子。

鸟妈坐窝前后有两到三周的时间。鸟爸大概打工在外不大见着,独留鸟妈守在窝里。鸟妈耐心地孵着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有的时候鸟妈会站起来,在窝里走动几步,活动一下筋骨。

一个星期后,一只小鸟孵出来了。小家伙没有羽毛,红红的,像一团肉。它闭着眼睛蜷在窝里,一动不动,让人不由感叹生命之初的脆弱。又过了一个星期,小鸟长大了许多,身上也长出一些薄羽,开始有了生气,常在窝里活动。一天我去看望娘俩时,正赶上老鸟给小鸟喂饭,小鸟踮起脚尖,张着尖尖的嘴不停叫唤着,老鸟俯下身,把嘴里的食物喂给小鸟。小鸟吞下食物后,马上又尖着嘴朝妈妈嗷嗷叫,老鸟背着翅膀,站在窝里昂首挺胸、目视前方,任小鸟嚎叫无动于衷,它知道小鸟就是嘴馋,肚子老早填饱了。另外的两个鸟蛋始终没有孵化出鸟来,这辈子没有福分做鸟,估计鸟妈也没少伤感。

小鸟日渐长大,羽翼丰满,老鸟开始飞出窝,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终于有一日,老鸟和小鸟都飞了出去,这一走就再没回来。鸟走窝空,只剩两个小蛋,没有亲人的陪伴,孤零零地接受着风和雨的洗礼。

不知鸟家三口现在何处,一切安好?它们是否还记得曾经的这个窝,以及我们家好奇得有点讨厌却十分友好的邻居?偶尔我还会去看一下鸟窝,想想鸟在时的情景,期待着有一天与老邻居一家再次相逢。

□ 李茂奎

生活的疏离与作家的想象

——读巴文燕短篇小说《骑马上班的老秦》《大祠堂》

马上班?只不过在当下停车位为稀有资源、环保压力大的时代,骑马上班不失为一件绿色环保的事。骑马上班心情倍儿爽的老秦工作效率特别高,以前需要两三天完成的工作,只花了两个小时就搞定了。但老秦高兴领导却不高兴了,把马拴在领导停车边的银杏树上,马还不停地乱刨。办公室主任先把老秦叫去问马的事,“一个国家单位,院子里拴着一匹马,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单位有规定不让骑马上班吗?”正尝到骑马上班乐趣的老秦自然要争辩一番。甚是惬意的老秦接下来还是自顾骑马上班、下班,办公室主任阻止不了老秦,引来局长出面了,“这马,你打算骑到什么时候?”局长说话的声音却绵软、纤细的,但气势却非如此,“从明天开始,不准再骑马上班。”

然而领导不喜马,自有喜马人。单位里唯一“老秦不愿意远离”的女人盛雪打来的电话:“下班后,你能带我去骑马吗?”老秦接到盛雪的电话,顷刻间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晚上盛雪骑着马,老秦牵马在侧,两人在清水江百年漫游,“老秦能嗅到盛雪身上柔白、安静的馨香,有风拂过,女人的一丝发尖刺中他的唇角……”

有此良辰美景后的清晨,老秦的马得而复失,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了。在办公楼前看到的盛雪,“目光又漫不经心收回去了。”

我们看到,作者并不是在现实中捕捉形象,而是依靠她的想象力,将某种理念幻化为形象。看到作者苦心孤诣地营造的那座从荒诞通向真实的“桥”,看见了赤裸裸的真实!荒诞也许能补充短篇小说叙述容量的不足,用某种以小见大的独特方式把大范围、整体性的历史生活浓缩其中。

朱光潜说,真正的艺术作品都必须同时是写实的与想象的。想象与写实相互需要,并行不悖。“写实”就是根据经验,“想象”就是集旧经验加以新综合。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富于哲理。”艺术的功夫就在提炼上见出,它就是我们所说的“想象”。巴文燕充分发挥她的想象力,在发表《骑马上班的老秦》不久,《大祠堂》在《四川文学》2022年第5期面世。《大祠堂》可以说是现实题材的,也可以说是虚构的。在文学世界里,现实与虚构,从来不是非此即彼,或者厚此薄彼的关系,而是一对镜像



清水江

黔岭黛绿泉声幽

胡兴兴作

历史维度下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以及社会元素所包含的人的一切活动和情感,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哲学的、科学的和艺术,总而言之,就是影响我们生活的所有事物,并且总会在世态万象落下帷幕的黄昏,或下一个黎明到来之时,创造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希望,从而更加有力地激起我们对过往的无限追忆与眷恋、体悟与反思。想象力是迷人的,它让我们从现实的混沌中抬起头来,上升、迈开,看到深陷其中不能察觉的困境与出路,并因此获得满足感。《大祠堂》中,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踪影,也看到了作家“造梦”的能力。小说是虚构的,但完全不及物的小说难以存在。《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喻向午说,虚构也需受到现实的约束,虚构的文本要能得到现实生活的印证,经得起生活常识和逻辑、情感、伦理等等范畴的检验,否则,凌空蹈虚,不切实际,也将无法获得读者的信任,更无法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

布鲁姆说:“短篇小说中没有荷马或莎士比亚,狄更斯或普鲁斯特,甚至也不能说,是屠格涅夫或契诃夫、乔伊斯或劳伦斯、博尔赫斯或卡夫卡、弗兰纳里·奥康纳或埃德娜·奥布莱恩这些人主导了短篇小说的形式。如果我听到人们说起史诗这种体裁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荷马或者弥尔顿,而说起戏剧,多数人都应之以《哈姆莱特》。短篇小说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它的多样性……”“多样性”也就是说短篇小说有很多可能,《骑马上班的老秦》、《大祠堂》让我们看到了小说的多样性。

我们知道,现实主义文学的目的就是对人和人性的全面理解,既包括个体的人,也包

评论